

胡子衡齋

胡十衡齋卷三

泰和胡直正甫

謨

門人同邑

郭子章
蕭景訓

廖同春
陳以騁

吉水

陳永浩

廬陵

王用中

未嘉王繼明

同校

博辨上

弟子問於胡先生曰孔子之亟稱博學也何哉胡先生曰博乎哉博乎哉知博者希也夫伏羲所謂聖非以結罟網立庖厨而稱也軒轅所爲靈非以教熊羆

推神策而擅也神農所爲神非以察百藥斷耒耜而
號也夏禹所爲智非以裂橈枻沉金匱而名也周公
所謂才非以造指南立土圭而推也孔子所爲至非
以對羶羊識專車而謂也彼其所以聖所以靈所以
神所以智所以才所以至則有歸也孔子教人以博
學明矣他日語多能則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多
知則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語人以博而不自與博
孔子非故也彼其所以學所以博則有歸也今夫人
性一也故鬼宜野人可與上聖同腹心才質殊也故
巖廊上聖不得與匹夫爭技能是故大撓造甲子蒼

顏立書邦力牧著兵法羲和在日月胡曹製衣服奚仲作車與禹導水土稷任稼穡夔樂夷禮舜教陶刑皆終身不易其能者非侈而不能者非訕也誠以才質殊而實用顓也其在後世若后羿之射王良之御師曠之音郢匠之斤各不易業非不欲易也以之易業則顓其藝大夫種之治國蠡不知也范蠡之治兵種不知也子房之運籌決勝淮陰之戰勝攻取玄齡之謀如勝之斷各不易用非不欲易也以之易用則顓其國昔者樊遲之在聖門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子入大廟每事問夫農圃

之役大廟之事孔子且不能兼知况學者乎子思子
曰雖聖人有不知不能此非獨才質殊也勢力弗兼
也而後之儒者惑窮理之誤訓則謬悠其說曰一物
不知儒者所耻夫既耻一物之不知也於是爲驚知
所不能知驚能所不能能驚兼所不能兼辟之臨海
筭漸而欲以窮源登嶽辨枝而欲以探本非獨失其
源本其蔽天下後世不可竟也天文地理古之人有
布筭者要多出于偏長專家而君子難強焉世儒者
曰聖人仰觀俯察吾何獨不然不知此觀察者非聖
神弗能也故惟伏羲而後能仰俯觀察窮極象數吉

凶與民同患不然者則一毛千里矣唐一行之曆法
得之國清郭景純之地理受之錦囊陳圖南數學傳
穆伯長以逮堯夫象學傳種放至范諤非獨受者弗
可以強雖授之者亦弗以強之人而宋之蔡元定之
徒必欲強知之強能之而又強兼之豈不左甚矣哉
始元定以天文傳諸其子載諸書傳既自謂得之人
莫有非者矣

明興高皇帝軍中置表乃歷驗書傳天文之課亟語
羣臣改削蔡傳劄示天下學子無蹈其誤又嘗聞宋
龐元英記元定與鄉人卜壠咸終鄉人至作詩刺譏

之然則元定之天文地理亦何殊于見夢中之蕉鹿而書訟于官家者也夫夢蕉鹿非誣也然而以夢求則不可執而訟矣此奚獨元定哉參同契者漢魏伯陽所作火記之亞篇也雖假諸易卦而義實不貫不註可也晚宋儒者必爲較釋而托諸鄒訢至今丹家者反譏其失天之爲體也尤不可推測求也宋儒者或言如弓或言如蓋或言如磴或言如郊而皆未可知晚宋儒者必曰有天殼吾未知殼之外又孰物也亦孰從而覘知之也嗟乎宋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宋儒則幾於

不知爲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當春秋已貴博其著者左史倚相子產叔向然二子者治國不倚于博漢臣博者稱司馬遷東方朔劉向楊雄方朔至能辯却灰識異方事涉奇晉臣博者稱束皙杜預郭璞張華華能識寶劍之氣明銅山之崩辨龍鮓之色審石鼓之扣記然石之異詎海鬼之毛事浸奇唐臣博者稱虞世南段成式杜佑賈耽耽能兼曉陰陽象緯醫卜星相位時民有失牛者叩之馬上耽發筭推盤知牛所在有病風燕者即知龍水之爲療又知枯井藏書事尤奇又有

人主者石書輒乙其處又有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至于辨食革之非賴蕭識跳脫之爲腕釧之數君臣
者可謂博矣然而以議道則荒以窮經則賊以制事
則繞以修詞則靡曾何補於是非之實理亂之原莊
生所謂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榘於手者樹無用之
指此後儒者之爲博也雖然使數君臣者誠用之則
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夫水一也而史兒易
牙辨味淄澠陸鴻漸則能辨江水與南零水之殊一
斛之中孰首孰尾乃李贄皇亦能之贄皇辨江表水
與石城水咸不爽此皆爲異然猶以口飲而別之也

若鴻漸飲茶知爲勞木所烹此尤爲異耳之數子者
之於物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漢真玄菟曹元理
數人者咸稱名博達一日陳廣漢謂元理曰吾有米
二困忘其碩數子爲吾會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
東困七百四十九石有奇西困六百九十七石有奇
後果覆如其數已而元理復筭廣漢資業其蔗廿五
區應收一千五百卅六枚躡抵卅七畝應收六百七
十三石後皆覆如其數又有用勾股法筭南北極曰
相去不踰八萬里又云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
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又云地去天八萬一千三

百餘里又云日去地常八萬里之數子者之於物之
於天地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

博辨下

曰夫子所稱博學豈異是與曰夫子所稱博學言無
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非
言博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
從于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
不學則知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
如是何其博也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曰立如齊
坐如尸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顏容靜頭
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
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昔者子
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請息事君子曰詩云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子

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賜顧息
于妻子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
焉可息哉賜顧息于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朋友焉可息哉賜顧息耕子曰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必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
息乎曰望其墮皐如也埴如鬲如也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夫以事親事君至于妻子朋友耕稼死
而後已學如是何其博也若夫讀書考古博物洽聞
特學一事耳而未可言博學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
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

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夫子知約之爲博也而後知孔門博學旨歸也此不可不辨也曰若是則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夫子示顏氏爲仁之目其即博約之訓乎曰然曰約禮則約矣然而出門使民與執事之敬也居處之恭也與人之忠也終食與顛沛造次之仁也言行之忠信篤敬也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見得之義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

也父母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妻子之親朋友之儀播谷之勤也亦若是乎其燦燦弗一也而亦謂約禮可乎曰子以謂是燦燦弗一者果自外至耶抑亦自中出根於人心者耶曰疇弗根心者矣曰子以爲人心之燦燦弗一者必有宿貯分具候時位而出耶抑亦其靈則至一者無有宿貯分具隨時位而出耶曰疇弗出靈則至一者矣曰若是則謂非約禮可乎故曰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是故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約後也子欲知禮乎請詢子之靈則

明中上

弟子曰學有至乎胡子曰有之靈則至也曰靈則奚謂曰堯舜之執中是也雖然子不求道心之微又焉識所謂中

曰心一也曷爲有人心道心之異曰心之宰性也而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爲道心道心故有者焉役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爲人心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爲爲之者也無爲者其止若

淵其行若雲子思所謂不睹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爲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爲爲之者也有爲則其動如波其行如驟抑詩所謂愧于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慊心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烏有危曰精一何居曰微哉道心弗以人心襟曰精弗以人心二曰一弗襟弗二則內無偏倚外無過不及中不在斯乎故曰允執厥中是故外執中語學非堯舜學古也外道心語中非堯舜中旨也

曰允執之中與未發之中同乎曰未發之中中也發

而中節之和亦中也焉弗同與中庸之中同乎曰發而中節焉弗中庸亦焉弗同與易之天則書之皇極詩之帝則記之天理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同乎曰焉弗同與約禮之禮同乎曰焉弗同

然則世儒所稱至當同乎曰世儒所稱至當非不同也世儒睢睢焉索至當於物者非同也夫心盡則天下無遺性性盡則天下無遺理理盡則天下之物從之矣豈及假物哉而世儒者必曰一物而窮一理一理而求一當方其見一物一理也則雖有萬理萬當而弗之顧也方其守一理一當也則雖有非理非當

而弗之恤也其去至當也朔越矣一弗觀慈母之爲
鞠乎時飢時飽時涼時煖時澤時沛時燥時浴時其
寢處時其嘔兒時其顰作而洩溺之晨夕抑搔出入
顧復慈母之愷施而曲中者豈索物而得哉彼其爲
處子也身不敢離閭閣口不敢齒兩髦雖有姆毋焉
詢鞠子然而鞠道靡不當者其天慈必至者性也故
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
也蓋言性也苟得諸性則雖億萬其感億萬其應億
萬其當而億萬亦一也其疇能二曩所謂盤盂甕盎
池沼淵谷江淮河海之日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者

是也故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性一之也
雖然世儒區區特小當耳焉識大當既未識大當又
焉知變當

曰何謂大當曰古之爲君者以和萬邦行海宇至鳥
獸魚鼈咸若爲大分以天下得人爲先務而它未皇
焉此大當也古之爲臣以天下飢溺爲已飢溺以君
不堯舜一夫不獲爲已辜而他未皇焉此大當也古
之爲子以悅志爲善養以立身行道全生全歸爲無
忝而他弗皇此大當也古之爲師以學不厭教不倦
爲分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爲樂而它未皇此大當也

古之爲士以仁義禮智根心生色下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爲所性之存而他未皇此大當也故古之儒務當其大當以該其小當雖有小弗當弗暇恤也今之儒務當其小當以拒其大當雖有大弗當弗暇問也審如世儒之論摘其小以刑其大則堯舜玄聖鮮不爲闕行湯武明王鮮不爲逆節伊周鮮不爲跋扈孔孟鮮不爲遊說之數聖人者將被之以大不韙之名而不可辭而况其下乎嘗試觀之堯使二女降于一夫則姊妹之倫實以天下讓舜則宗廟之享易冊朱傲慢而不能化則殺子之效涼伯鯨比族而不能

辨則知人之哲昧堯且不得匹於時君世辟而又况其下乎然而堯之必爲此者何也堯固以天下得人爲大當而殺子則有命焉不可得而強也傳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語曰銖銖而稱至兩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謬此世儒之爲當也溺於小故也

曰何謂變當曰子弗觀之兩暘水火天地且不能操其變也而何獨必于人古今大變聖人不能操而禦也久矣然一日一夕小變億萬不啻兩暘水火之不一測聖人又烏能豫逆其倪豫射其形而懸定其當哉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其爲道也屢遷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爲典要曰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當斯時也聖人曷當
聖人豈知其當吾之道心雖億萬變而中常執矣聖
人曷所將迎於其間哉天下非小物也死生出處非
細故也而唐虞以禪夏殷以繼聖人非必欲異也唯
其天微子以去箕子以奴比干以死伊尹以五就湯
桀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仁
孔子一身仕止久速非必欲異也唯其時易詩書禮
春秋非必欲異也唯其經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
沿樂非必欲異也唯其中且和忠質文也殊尚貢助

徹也殊制校庠序也殊名楹足懸也殊器收呶見也
殊服養老則殊序又殊食聖人亦非必異也唯其用
故聖人之道苟當於性則如耳目口鼻之無不相通
也不假鑽磨四支百體之無不相爲也不假告戒又
焉用以懸定爲世之儒者語養民則斷斷然曰必井
田爲當不知井田成而民骨腐久矣語任官則斷斷
然曰必封建爲當不知世祿之子淫劉以逞天子且
不得時巡而易之矣斷斷然曰必肉刑爲當不知末
季之君一日而千百紂信不難矣斷斷然曰必明堂
辟雖爲當然而後世非不明堂辟雖也而未嘗底於

治一深衣也而爭之數十世一桐板也而議之數百
言知圩尊古矣而不知孟準之適于持也知章甫古
矣而不知巾幘之良于服也知籩豆古矣而不知今
之祖父之未常席于地也知篆隸古矣而不知今之
君臣之未嘗嫻于書也刻刻然也鑄鑄然也懸定其
小以豐鄙其大執一以距萬徇已以卻人矜好古之
名而不怵于當務之實天下之事僨且去矣猶曰是
符古禮是不符古禮縻時失日而不適於變不可通
於天下之志不足以成天下之豐登此世儒之爲常
也弗究于性弗由于道心弗靈弗則故也故曰世儒

之去至當也朔越

曰弟子聞之天下理一而分殊夫分殊故必先析精而不亂理一故必後合大而無餘今子示理一而已而未逮乎分殊吾恐仁而之墨義而之楊忠而之荀息信而之尾生執中而之子莫虛無而之老聃寂滅而之釋迦是何辭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之爲譏也曰世儒自以爲得星寸矣然未有求星寸於所揆之物者也若求星寸於所揆之物則物未至而爲之先卜境無窮而局以定畫非獨畫餅難以抹餓膠柱難以奏瑟吾恐星寸不生于所揆之物而強所揆以求

星寸雖白其顛不可得也孟子不曰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其心者夫人之天權天
度者也故有天權則有天星有天度則有天寸之星
寸也孩提得之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鄉人得之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凡民得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孝子
得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時君得之大賢則師小賢
則友君子得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當其時也物不
得先與也之星寸也堯舜得之而以揖讓湯武得之
而以征誅伊尹得之而以放伐周公得之而以制作
孔子得之而仕止久速各當其時群聖得之以官天

地以族萬物以儀日月以翕山川以饋鬼神以和四
時以範圍之不過以曲成之不遺當其時也物不得
先與也語其藏則渾渾則淵淵則空空一者不得不
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斤斤則井井則睽
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
不理一也而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爲殊後
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
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
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
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天權天度

之所存也。天星天寸之所出也。荀氏曰：兼陳萬物而中懸衡，諸葛氏曰：我心如秤，則亦測而知其故矣。若夫楊墨子、莫荀、息尾生、老釋之偏，則皆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未始求諸天，權天度者也。又曷有天星天寸哉？今世儒者乃自仇其心，自適其性，而索當於物，非獨情於星寸，且并其秤尺棄之矣。夫焉得當？是故繇世儒之學而學焉，是路天下也。路而天下之趨之也，蹇蹇爾矣。繇世儒之當而當焉，是棘天下也。棘而天下之入之也，憂憂爾矣。然而天下猶然奔走鑽鋤而不已者，則浸漬之蔽深也。堯舜之中，旨不著于天下。

非一日矣悲乎

明中下

曰子之言盡心者謂人心乎道心乎曰孔子之言人心也寡而言道心也多然則道心何以能當曰道心者性也性靈承于帝也靈故微微故辨辨故不入于過不及故能中而當當之不出于物也審矣曰世之人鮮不有靈性然而弗當焉者何哉曰性無弗當矣有弗當者非性罪也子不聞之浯溪之山有石鏡焉能照百里已而鑒之則不能見尋丈是人亂其天也四明之水有鑑湖焉能鑑鬚眉已而洎之則不能覩

舟楫是物混其體也世之不能得當則人亂物混之
爲賊也所謂人心惟危者是也非性罪也世儒者仇
心疑性而必欲索諸物是愈亂而愈混也且夫夜行
者見寢石以爲伏虎必引火而辨之當晝見石而猶
曰求火則贅矣醉者見蹄泔以爲濬瀆必攝衣而涉
之旣醒見泔而猶必攝衣焉則眩矣是心之靈何嘗
晝且醒也而儒者之必索諸物亦何異見晝石而求
火當醒涉而攝衣者歟是愈贅而愈眩也離婁之目
稱至明也而加以金玉則反昏師曠之耳稱至聰也
而飾以珠琲則反聵世之儒者不自信其明與聰也

而求加以金玉珠非之爲美是愈昏而愈瞶也吾聞
堯舜惟精惟一而中斯執矣而今也以不精不一求
之文王不識不知而則斯順而今也以多知多識求
之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矩斯不踰矣而今也以意必
固我求之是愈求而愈離也何以然以其遠求不靈
之物而近傷性靈也夫亦物之相物而已其何則之
可循而當之可得諸

曰子言性之無弗當也則常人有諸曰有之吾請證
以往事可知也昔者陳平宰肉而均于公讞獄而平
此皆木始問學而能之可見常人有當者矣曰女婦

有諸曰吾請證以近事可知也建文間有范氏婦者
燕山衛卒儲福妻也福聞靖難兵起仰天哭曰吾雖
賤卒義不忍負舊君竟不食死范氏齧年有妾奉姑
特謹時哭其夫則走號於山谷中懼姑聞而痛也官
有欲委禽者聞之不敢犯而范氏竟全其節焉又有
牛氏者其夫翼天保嘉靖間景府護衛軍也天保病
卒牛氏誓以偕死粒米不入者十有七日時有義之
者爭捨槨以葬其夫一以先施言一以水美請婦泣
語曰吾業已許先施者矣請必從之已而天保葬無
乏事而婦始長絕夫范氏懼痛其姑牛氏誼取先施

此亦謂至當非歟夫此二當者豈嘗窮索懸定而得
哉彼所謂天性篤也是靈則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
一獲此之謂也然得其一不得其二抑亦未聞盡心
之學者也是故行之弗著習矣弗察日用而不能知
故君子之道鮮也

耿子謂胡子曰古之語至當者辟如索癢今之語至
當者辟如訟鴈何謂索癢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
索而三弗中今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恚
曰妻子肉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
則癢者人之所自知者也自知自搔寧弗中耶是故

求至當者求諸自知者而得之矣何言訟鴈昔人有
觀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
宜翔鴈燔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
焉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世儒之求至當何異爭翔鴈
之烹燔哉吾不知世之爭翔鴈之烹燔者將幾千百
人幾千百載耶胡予以耿子之言語弟子曰惟自知
者無爭曰然則學者奚所從入曰易繫不云從以自
知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夫自知則辨物而當自蔽則
弗克辨物弗之當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善自知也善復者也幾當矣乎小子亟學復

無亟學當當乃入

曰今之語良知者有當乎曰良知即覺也即靈承于帝者也良知而弗當則疇焉當雖然昔之覲良知者致之今之覲良知者玩之彼玩焉者辟諸子夜睹日於海雲之間輒跳躍呼曰日盡是矣然而未逮見晝日也又况日中天乎何者玩其端不求其全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槩不知天權天度之所存天星天寸之所出騁于汪洋宅于苟簡而恣所如徃出處取予之間不得其當益令天下變色而疑性則委曰吾無它腸鮮不瀆于琴張木皮之徒此猶其高等也其

下則多幾十人而病物荀氏所謂飲食賤儒非人哉嘗試較之世儒懲二氏過焉者也其流執物理而疑心性今儒懲世儒過焉者也其流執心性而藐物則之二者蓋不知心性匪內也物則匪外也子思不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特措之宜也是知當也此堯舜相傳中旨也

胡子衡齊卷四

恭和胡適

誤

門人同

邑

廖同春

吉水

陳秉浩

慶陵

王用中

未陽

同校

永嘉

王繼明

校刻

徵孔上

弟子曰弟子窺測靈則而知堯舜之執中文王之順
則孔子之不逾矩皆不越睥眄而髣彿其都矣雖然
孔子之身通乎上下學不知取衷孔子是猶操弓而

不知正鵠之爲的也運轂而不知周行之爲趨也則
學非其至矣夫世儒者亦豈不知孔子之爲至哉其
於孔子之學果有近乎胡子曰甚哉豈易言與夫世
儒自以爲戶籍孔子矣而不知自失其正貫也自以
爲俎豆仲尼矣而不知自違其主鬯也夫世儒自失
正貫而違主鬯者非孔子高且遠也以孔子近在衣
帶而世儒競索之道塗也今夫世之譜孔子之年者
則曰孔子某年在魯某年在齊某年爲中都宰某年
爲大司寇此特譜行跡耳而夫足以得其年也惟孔
子自名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

不踰矩此則自譜其年者爲獨真也世之譜孔子之
宗者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宋啓之裔也自微子五
世至孔父嘉以孔爲氏此特譜世系耳而未足以得
其宗也惟孔子自名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則
自譜其宗者爲獨真也譜孔子之聰明者曰孔子辨
羶羊專車識長人裕夫測釐廟之災別五土之性預
知商羊洋洋實之應大夫諸侯有問專對若轉輪焉而
不窮也此特譜孔子聞識耳而孔子不貴也孔子蓋
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已
而自名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

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則孔子自譜其所爲聰明者爲獨真也譜孔子之形體者曰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月角日準龍顏河目有聖人之表又曰其頂似唐堯其額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特譜其形似耳而其神不存也唯門人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而曾子之告門人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則譜孔子形性爲獨真也夫世之譜孔子者非不高且遠也

然而不如孔子之自名與曾子之所名者何哉誠以孔子與門人近取諸身而不在物也夫孔子之學果高且遠也則亦孰愈其自名與當時門人名之之爲真也今也欲戶籍而俎豆之乃猥以己意而競索物理之表是何異于適京而禹轅引聘泰山而流沙其車也其不得爲孔子正貫主宅者則儒者自遠也豈孔子高且遠哉故亦不易言也

曰孔子志何學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即習乎古大人之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者是也凡十五入大學者未必能志學唯孔子十五

即志于學焉所謂志即孔子所自言發憤忘食者是也非曰其心嚮慕之而已也曰發憤何與于明德親民止至善哉曰明德者人心有本明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是也此本體者以爲君爲仁德也以爲臣爲敬德也以爲子爲孝德也以爲父爲慈德也以父子國人爲信德也是謂明德憤之義從心從實實即明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於仁敬孝慈信而不失其體也故曰在明明德於爲君而仁以治民也爲臣而敬以事君也爲子而孝以事父也爲父而慈以育子也爲國人而信以相交也而皆不失其體

也故曰在親民於爲君而止於仁也爲臣而止於敬也爲子而止於孝也爲父而止於慈也爲國人交而止於信也而所謂不失其體者無不用極也故曰在止於至善凡皆啓於一念之資一發憤之功故發憤即爲孔子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他人非不憤也而或作焉輟焉者多也孔子發憤則至於忘食可見孔子之志于學焉者與他異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曰三十而立何也曰孔子自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用力也不能無乍興乍仆乍明乍昏之病已而用力

古二德序 卷四
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爲氣昏欲蔽隨地應用而
屹然有立矣此體屹然有立始可言志立故曰三十
而立是立也即大學知止有定顏子所立卓爾孟子
有諸已之謂信是也學至於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
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

曰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
又十年而後不惑何耶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
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
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
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

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爲性性即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即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生古今而死亦生今亦古也即易

所謂先天弗違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是也故曰知天命曰若是則孔子之學與先儒所訓窮至物理者一何其徑庭也曰儒者必曰先知後行今如所訓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今操筆童子莫不曰吾性之仁知其爲天之元吾性之禮知其爲

天之中以此爲知天命是排筆童子賢於仲尼遠矣
其又可通乎曰然

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悅耳
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
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
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
故曰六十而耳順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若謂聲入
心通此恐未然

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即所謂止至善者亦
即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吾所謂靈

則所謂天權天度者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即志此矩
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
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
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孔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
非曰以是爲謙而誨人者也嗟夫今人自謂從事終
身乃不能望孔子之立與不惑又况知命耳順從心
不踰矩乎何者以今人不如孔子之志故也然則學
孔子者其亦自審其志已乎若夫求之物理則益遠
矣

曰發憤忘食既聞命矣然則孔子惡貴何也曰孔子

惡夫貴於外者也夫唯無意于外貴然後能發其內
貴矣又何患不外貴哉曰樂以忘憂何也曰人心之
體本樂也唯自昏蔽其體則恒多憂方其昏蔽雖飲
食歌謠讀書考古墳覽適耳憂可免乎唯能自發其
本明無一昏蔽則心得其體自無弗樂又何憂焉故
憤無弗樂也樂乃爲憤也孔子爲人終身憤樂已耳
故曰不知老之將至

曰孔子之多聞多識遠絕常人謂君子不多又
自謂無知孔子豈重遺聞見非重遺聞見
以其本不在也本者何真知是孔子嘗曰盖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孔子所作

於真知而非真

知者非所作也夫真知者雖不

而聞見自不

遠故爲上也若專以多聞多見

則不免探索影

響而自牴其真者多矣故爲次耳孔子上真知而次

聞見者即大學知本之意旨也孔子豈遺聞見哉曰

何以見孔子之言真知也曰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夫知之與不知者聞見逮不逮耳

假令孔子專上聞見則逮者論矣彼不逮者乃不

以踈漏斥而槩曰是知也則所謂真知者可知也蓋

天下莫明於不自昧而莫不明於自昧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則可謂不自昧矣天下孰有其知過此
者哉聞見雖有踈漏何患不能隨時位以自增耶此
真知即所謂心之貴所謂明德所謂本體之明所謂
覺者是也他日孔子與顏子之學曰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他日曾子曰毋自欺曰慎獨子
思曰自明誠曰內省不疚皆以明真知也舍真知而
曰孔門之學蔽耶支耶

曰孔門之學之出於真知也審矣真知之性生也亦
審矣孔子何乃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曰史稱伏羲生而神靈黃帝生而狗齊孟子稱堯舜性之此必其天性靈覺自少至老而無纖毫之雜且二也故曰生知孔子豈其初亦微有雜且二耶故自曰非生知觀其十五始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則孔子爲學知者明矣夫古未嘗言學也堯舜亦未言學而實發其旨孔子之好古敏求正從事堯舜精一執中之學也精則不雜一則不二孔子自既立至不惑則不雜不二而執厥中矣從心不踰矩則不執中自無不中也至是則孔子雖學知而實與生知者等焉是故優入聖域直同伏羲堯舜以逮文王而他聖

不遠矣夫古莫古於堯舜精一之學今世儒者每言古則止以考古者當之何其淺也又或以是爲孔子謙已誨人之辭若是則孔子且以知之爲不知亦異乎所謂真知者矣是皆不信真知故終不識孔子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聖與仁有異乎曰仁者聖之事也聖者仁之極也一也何謂仁曰孔孟詔之矣孔子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唯生而覺通乎民物察乎天地無不惻但是乃仁之全體仁雖自孔門發之然在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鳥獸魚鼈咸若則仁之

全體著全功備矣二帝三王君臣上下所爲民物造命天地立心者疇非仁也特未明言之至孔子始言仁可見孔子直接堯舜以來學脉暨吾儒與二氏異者在此仁耳若夫中心安仁極而化之則聖矣當時必有以聖與仁稱孔子者故孔子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已而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乃知孔子非仁聖弗學非仁聖弗教而其作聖則必自仁始異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修齊治平中庸自致中和以至位育自至誠以至盡人物天地之性咸以譜仁也記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語曰仁

以爲已任不亦重乎蓋爲此也故孔子不以仁自居亦不以輕許人而其實則專以此爲學亦專以爲教今世學者語仁則悻而不致學乃孳孳焉索之物理以爲入門吾孔門無是也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皜莫尚則盡發此心之貴譬諸大明中天纖翳皆淨萬類畢照即所謂無怠必固我從心不踰矩者是也匪曾子疇能傳神

曰孔子以上猶有武周二聖然但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何也曰是非承學能盡知也雖然孔子專言文王豈無謂哉嘗讀詩窺文王之學矣詩既稱文王刑

寡妻惠宗公魯髦新工綱紀四方以至遏阮伐崇求
寧觀或思不服其功業不顯矣而其德之當帝心
者則唯曰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若此者可見文王之學不事知識而順帝則上同堯
舜道心之微而執中下同孔子之不貴知能無意必
固我心不踰矩古今若一轍耳後之頌者又括而言
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異時子思又括而明
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楊雄亦曰仲尼嘗潛心
文王矣達之然則孔子所以爲專言文王者非出此
懸於乎此以俟文王孔子可也

曰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
極言孔子泛應曲中孟子稱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
豈皆所謂不踰矩者歟曰矩則是矣然非在外也夫
人心未能忘意必則雖能緝柔其然亦有得其安者
也雖能比擬安排于外未有曲中而當可者也唯孔
子發憤至於皜皜則無意必于恭而恭自無不安無
意必于應而應自無不中無意必於仕止久速而仕
止久速自無不可人見孔子無不安無不中無不可
而不知實皜皜無意必者爲之故皜皜無意必即矩
也是矩無不內也亦無不外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而非緝柔比擬之可得也彼世之學者
不知求孔子於此乃愈以意必求之而不知其愈不
得也然則十五年學藝而安不成與夫執鄉黨一篇
爲畫出聖人者亦無異其愈求而愈不得也

曰衆言淆亂拆諸聖衆聖遼邈徵諸孔子今子以孔
子之言明孔子之學亦可謂至詳矣曾有一於物理
之訓乎然則世之儒者戶籍孔門俎豆仲尼一何其
自背也曰此吾所謂索之道塗者也嗟乎吾無徵焉
徵諸孔子吾無學焉學諸孔子曰以矣世之欺孔子

也曰子無欺其靈則斯無欺孔子矣

徵孔下

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然乃皇皇乎平不維席不溫
若求亡子於道路者何哉曰是乃仁也今夫人自形
氣觀則一身重次及家族自宰形氣者觀則民物天
地皆吾大一身也是故天地吾頭足君親吾心腑家
族吾腹脇民庶吾四肢群物吾毛甲是孰宰之哉即
所謂生而覺者仁是也唯生而覺則此大一身者理
而不痺矣苟人地不得理焉則頭足痺君親不得理
焉則心腑痺家族不得理焉則腹脇痺民庶群物不

得理焉則四肢毛甲痺孔子之時豈獨頭足心膂痺也乎哉使孔子而無覺則已孔子先覺者夫惡能麻木然不疾痛求理也孔子曰天下無道其不與易也而誰與易之故曰是乃仁也曰仁者吾性之一也孔子專爲仁何耶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非識仁者不能知曰若是則孔子所以爲仁則盡性是也子言吾儒與二氏有盡與不盡之異則仁與不仁是也曰然

孔門言仁詳矣其曰甚于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

沛必于是爲仁若是急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爲仁若是近也而記者曰罕言何哉曰記者各以見之所近筆之意其誤耶抑陋夫

孔門以仁爲學故各以仁問而答之各不同何也曰是因林之教也雖然語不同而旨同口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不欲勿施曰認言曰恭忠敬皆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而皆不外存心

曰克己復禮爲仁何也曰自漢儒以勝私訓卽子夏戰勝之意然嘗疑夫子告顏子或不然且克己由己

一語而頓分二義殊未愜載觀下文孔子止言復禮之目更無克己之文乃知二己當爲一義克能也孔子正言能於己而復禮則爲仁矣能己即與由己應蓋爲仁功在復禮而復在由己夫禮何與于爲仁哉人心莫不有靈則焉有靈則則無不理無不理則無不生生者矣禮也者理也靈則著也合內外而莫非生生者也故復禮則爲仁復禮爲仁則天下皆在己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嗟乎明矣今人不能復禮不能天下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莫非己而異視

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儀節者當之不
求其本而專事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之道
反以痺焉孔子既曰復禮爲仁然又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非禮又曷有乎天
地萬物之得其理而生生者哉至哉禮乎大哉已乎
禮本在已而復之亦由已天下歸仁亦取諸已而已
矣天下歸仁取諸已則器數儀節特餘事耳故伯子
又曰認得爲已何所不至夫惟知伯子之認已然後
知孔子之由已知伯子之何所不至然後知孔子之
天下歸仁是可見孔子血脉堯舜者在是唯顏子能

傳之唯程伯子達之彼言勝私者非不致力然而猶二之也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者人心一有昏蔽而震則忒焉弗得其理即爲非禮故視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視也聽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聽也言動亦然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于靈則則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在已生生之中乎器數儀節非吾餘事乎此不由已而將誰由故顏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已而

直爲已任非顏子疇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
數儀節之失者當之此不知禮故不知仁也且如粹
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焉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掩
耳又何以爲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
其靈則而常得理焉是謂之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存心問已所不
欲勿施于人曰如心唯存斯能如唯如斯能盡唯盡
心則亦天下歸仁矣曰世儒者曰賓祭之大者敬之
大也則何如曰人人一見大賓一承大祭則敬心肅
然自生豈窮索而得哉誠以人心有本然之敬故也

故孔子告仲弓欲其出門使民時皆如見大賓承大
祭之心則無不敬可知矣非謂出門使民時恍然見
一大賓承一大祭也若恍然有見有承則惑矣又安
得謂之敬矧曰敬有大小不尤惑乎曰何以爲敬曰
存即敬也曰詡言與恭忠敬又何也曰無不存則無
不敬曰若是則孔子之語仁亦詳矣亦嘗有一于物
理之訓乎且夫樊遲之在聖門先儒謂其粗鄙近厲
其或不誣矣孔子乃不告以窮至物理以消其粗啓
其鄙也乃
居處執事與人之恭忠敬孔子不
近于凌節之
又况異日屢問屢告咸弗達物理

焉以斯知物理之訓益無據矣不知先儒之窮物理胡不一窮于孔子之教而徒爲是杜撰紛紛者何也曰此亦未易言也

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曰吾於博辨見之矣曰請申諸曰昔吾業舉嘗從事先儒之訓矣然私竊疑之意者以博文爲窮至物理矣然約禮之禮亦理也其亦在物乎若約禮爲在物則人心竟無一理恐必不然此一疑也訓禮者唯曰節文曰儀則若使約禮者於節文於儀則一一而求之則又不得以言約矣此二疑也仁義禮智性也若禮爲在物則性亦爲在物仁義

知皆當爲在物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謂禮爲在物亦必不然此三疑也若以博文爲窮諸物理以約禮爲歸諸人心則理自理禮自理內自內外自外既截然二歧矣乃欲先博而析之於外後約而合之於內吾懼二歧之不相爲用也此四疑也予有此四疑而無以自釋比得東越博約說而讀之粗若有明然似東越亦不免岐內外而觀之又以博文爲約禮工夫則令始學者茫無入已而掩卷置之乃恍然若有契於孔子之旨孔子教顏子若曰夫今爲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

事物變化云爲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爲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執宰之哉莫非文也莫不有良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也而學之功在爲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而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爲約禮之事約禮爲博文之功顏子領此則知文不可違而禮不可已固無間可罷矣故欲罷而不能然不竭才終無以得竭才者盡吾力而爲之諺謂獅子捉兎用全力者是也由是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立也者言吾心之靈則卓然呈露不

爲事物所侵亂吾將以其至一而應天下之至不一
無復高堅前後之可惑矣此與孔子三十而立大學
知止而後有定同可見其功力到也然顏子又自謂
欲從末由非曰未達一間也夫如有所立則本無形
象之可執雖欲從之而執之不可得矣蓋既無高堅
前後之形則自不容有意必固我之私非顏子真得
此體其時能言之曰若是則禮之外不復有理約禮
之外不復有窮理庶乎免于先儒兩段之失而亦不
患於茫無入矣使孔顏復興予之言其不易夫曰吾
安敢言不易吾又嘗求之孔子矣孔子言視聽言動

之交於天地萬物者博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約禮也此其證昭昭乎又嘗證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博文也反身而誠約禮也此又不昭昭乎雖然孔子所言禮即記所言有本有文無內外者也而先儒也外之今儒也內之學者慎無以內外裂孔顏正脉哉曰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得無有類于窮至物理乎得無應一事而擇一中庸乎不然何以曰得一善也曰孔子之書具在未見有言物理者也孔門之學校著未聞有窮物理者也若曰應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况一事之中庸且與化

而俱徂矣下文又何云期月守也豈以一事之中庸而期月守之乎必不然矣嘗觀孟子以伊尹夷惠孔子較言之其決擇則願學孔子之時中是非所謂擇中庸乎今如顏子始求諸高堅前後卒乃得夫子博約之訓而竭才焉是即擇中庸也得一善乃一于至善者是也夫子恒曰明善明善者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物乎故又曰擇善然則至善之爲中庸亦較然矣而謂爲物理可得乎

不遷怒不貳過何謂也曰此顏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實功夫人一怒則多爲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其

理也靈則或故也唯顏子心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嘗不怒而亦不爲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顏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唯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顏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泯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顏子之改過改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

孟子卷四
美而對哀公舉弟子之好學唯顏子一人顏子之爲
好學唯此不遷不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不尤
彰彰哉曰然

曰四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何也曰孔
門以安仁爲至唯顏子則有三月安仁之久故曰三
月不違仁其餘則一月不違仁者有矣一日不違仁
者有矣故曰日月至曰既謂心不違仁則心與仁有
間矣此世儒所爲疑心也曰子亦疑心非仁乎曰第
子驗之心之體仁也其有違仁者動於欲也非心本
然也使心而非仁則一身之間且痿痺不貫矣即孩

提何以能愛敬見孺子入井何以能惻隱見牛穀蘇
何以能不忍若是也世儒豈不知愛敬惻隱不忍之
根于心然必謂心與仁二者則泥文執義之爲過也
亦自背甚矣曰子又不觀乎孔門不言華不遠仁而
言心不遠仁蓋以是知外修者之遠於仁也况求諸
物理乎

曰也其庶乎屢空何謂也曰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蓋自言吾空空無所知唯叩夫人是非之兩端而
盡言之舍此吾亦不能有所告也蓋孔子自得其本

心不墮知識不悖聞見絕意必固我之私即謂之空空空空正見無知之意非曰如釋氏者偏於寂滅逃倫棄物者之比也自孔子以下唯顏子庶幾乎空空故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者即近道也今訓者特以其庶乎爲一語謂其爲近道以屢空又爲一語謂其爲空窈不獨乖孔子無知空空之本意即文義亦割裂不馴貫也大抵先儒以釋氏言空乃遂諱言空故其訓無知空空之義已稍戾至訓此章則大戾矣不知吾聖門言寂釋氏亦言寂吾聖門言虛釋氏亦言虛其幾微毫釐之間固自辨也又安得曲爲諱

思而重垂經旨我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曰漢
儒以子貢爲貨殖集註因焉曰或者以子貢多學而
識卽爲貨殖可見其不如顏子之空曰亦嘗疑貨殖
非子貢事是義近也

曰曾子三省其在一貫之前典曰然曰今之言一貫
者以一理貫萬事如其一繩貫千百錢也其果然典
曰一理孰在卽所謂不貳心是也以是不貳心事君
則止于敬事親則止于孝以是不貳心應天下則無
不止于至善故古人云一哉王心又曰貞夫一唯一
則無不貫夫是一也豈若今人想像一理道以應天

下之事乃自比于一線穿萬錢而繆謂一貫者何其相萬哉唯曾子獨知其故荅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忠中心恕如心夫人心至中而自如則可謂不貳心矣其曰而已矣云者言忠恕之外無一也一之外無貫也先儒嘗憂有一而不能貫夫有一而不能貫則非一也且謂一爲一事而謂貫又爲一事是已自二之矣又烏覩所謂一貫者哉曾子異時稱夫子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至于皜皜則一矣此得一者之言也故顏子既沒唯曾子獨傳大學得其宗也

孔子與曾點者豈情與乎曰孔子而不爲情與則孰
爲情與者曰孔子始問侍坐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蓋究其用也而點乃爲之鼓瑟而慢對違衆而異
撰矯然欲爲暮春童冠之遊浴風誅歌之事殆與嬉
遊者無別此豈足以用于世哉然而夫子情與之者
不已過乎曰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
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咸若無意于天下者之爲
乃不知異時堯上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
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君子不
以天地萬物撓已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嗚呼旨哉後

之學者未始誠有天地萬物之心乃欲矻矻攘攘焉以行于天下措諸當時吾未見其不出于名與功也矧曰撓乎即若諸葛孔明其樹建非不瑰瑋亦終于方駕管蔡爾已其於了天地萬物之心何如哉然吾聞孔明以靜爲學而猶若是則其它憑才能意氣依倣古人以建事者其又何如哉此無它志卑而見局故也曾點所陳若已悠然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又能不以天地萬物撓已故夫子不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夫子非與其即能爲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固已超聲利下事功而于了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

在也其將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者較然矣然點
止于狂簡不能克念以入聖則固其自怠之失而非
夫子之過與也雖然孔門三千唯曾子獨得其宗則
點所爲詔其子者亦必有在而未可以大杖事緊棄
也吾景行孔門不敢于點也弗不敢於與點也忽
曰孔門自仲弓閔子騫南宮适數子咸坐稱之然而
襲磨責望則浸加于子路子貢其不以子路剛果子
貢穎達故耶曰然昔者夫子嘗誨由以知之道又告
以知德者鮮蓋欲其從是以入室也異時問君子則
告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此則揭典謨學

中庸大旨而盡發之至與以一貫啓曾子者無殊致而與告仲弓者若有加矣然子路似終未寤豈亦以前聞未行而終爲累者耶陸子曰子路結纓是甚次第蓋言子路雖未中道而其剛過人遠矣

子貢之語必有近似于顏子者故夫子有與回執愈之問將啓其如回之潛心於內也而子貢不寤異時乃以窶空與億中者對言之而又不寤無言之誨其所以窶之者尤至矣而反有何述之疑故夫子不得已詰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者與蓋示其非多學也而子貢猶爲兩可之對已而夫子明言曰非也予一

以貨之子貢乃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以發聖人之蘊
異時猶判性天爲二道又推夫子文章於性天之外
何其岐也嗟乎穎如子貢乃反不得豈其以穎障耶
然則孔門之不事多學不貴知識聞見也豈不諒哉
雖然第于築場三年子貢又獨居三年予以爲子貢
獨居靜處加三年之久其所得又不可以常情竟矣
今猶以常情語子貢者非也

曰今先生已上徵孔子旁證顏曾授受心精源委根
枝千載非遙較在日前洙泗若此末學如彼何爲其
然也聞之孔門弟子曾子子夏年最少至晚歲各以

其學爲列國師惟曾子一貫自得發之大學知本其
先以授子思逮於孟子遂失其傳子夏之學篤信聖
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爲聖人始事以本爲聖人
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器數今著于記者可
考波被漢儒訓詁繁增太史氏已譏曰儒者博而寡
要彼儒者卒不知其與孔門徑庭而知本霄淵也嘗
試究之爲曾子之學者以由本達末爲序爲子夏之
學者以邇流窮原爲序邇流窮原者襲所謂臨海筭
浙而欲以尋源登嶽辨業而欲以探本雖白其蘖而
不可得者也嘗子夏在聖門時夫子已詔之曰無爲

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鰲利小人哉所謂小儒是已孔子固已逆知有末學之卒爲學累矣雖然末學者流則猶止于遵聞見謹器數比于識其小者之倫未有主在物爲理以爲教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于心又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蓋猶知根于心節于內之爲主亦未有仇視其心而專求物理以爲學也嘗試究之末學者流其在孔門比之門庭者也求物理者則直索之道途爾已曰乃今知之棄祖父而信衆子者匪一朝夕矣雖然先生指我靈則示我全全證諸父祖徵諸孔子大哉貫罔未可以口舌承也

願言請事以俟百世

胡子衡齊卷四